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粉妝樓

第四回 錦上天花前作伐 祁子富柳下辭婚

話說羅燦三人，帶了家將，一直往城外滿春園來，一路上，但見車馬紛紛，游人如蟻，也有王孫公子，也有買賣客商，岸上是香車寶馬，河內是巨艦鱗鱗，都是望滿春園來游春吃酒的。三位公子無心觀看，加上兩鞭，早到了花園門首。胡奎抬頭一看，祇見依山靠水一座大大的花園，有千百株綠柳桃紅，相映著雕牆畫壁，嘆道：“果然話不虛傳，好一座花園。”羅焜道：“哥哥還不知道，這花園裏面有十三處的亭臺，二十四處樓閣，真乃是四時不謝之花，八節長春之景！”胡奎道：“原來如此！”當下三人一齊下馬，早有家將拉過了馬，拴在柳樹之下。前去玩耍，三人往園裏就走。正是：

雙腳不知生死路，一身已入是非門。

話說三人步進園門。右手轉彎有座二門，卻是三間，那裏擺著一張朱紅的櫃臺，裏面倒有十數個伙計；旁邊又放了一張銀櫃，櫃上放了一面大金漆的茶盤，盤內堆有一盤子的銀包兒，你道此是為何？原來這地方與別處不同。別酒的館先吃了酒，然後付賬；唯有此處，要先付下銀子，然後吃酒。為何？一者不賒不欠，二者每一桌酒都有十多兩銀子，會東惟恐冒失鬼吃下來銀子不夠，故此預先設法，免得淘氣。閑話休提。單言胡奎、羅燦、羅焜進了二門，往裏直走，旁邊有一個新來的伙計，見他三人這般打扮，知道他是長安城裏的貴公子，向前陪笑道：“三位爺是來吃酒的，還是來看花的？若是看花的，丟了錢走耳門進去；若是吃酒的，先存下銀子，好備下菜來！”這一句話，把個羅焜說動了氣，圓睜虎目，大聲喝道：“把你這瞎眼的狗才，連人也認不得了！難道我們少你錢麼？”當下羅焜動怒時，旁邊也有認得的，忙上前陪道：“原來是羅爺，快請進去！他新來的夥計，認不得少爺，小的們望乞恕罪！”這一番說了，公子三人方纔進去。說道：“饒你個初犯罷了！”那些夥計、走堂的嚇了個臭死。

看官，你道開店的伙計為何怕他？原來，他二人平日在長安，最會鬧禍袍不平；凡有衝撞了他的，便是一頓好打，就是王侯駙馬有甚不平的事撞著他，也是不便的，況他本是世襲的公爺、朝廷的心腹，家有金書鐵券，就打死了人，天子也不準本，苦主也無處伸冤，因此，長安城沒一個不怕他。

閑話少說，單言三位公子進得同來一看，千紅萬紫，一望無邊，四邊樓上笙歌鼓樂，三人看了一會，到了一個小小的亭中。那亭子上擺了一席，上有一個匾，寫了“留春閣”三個字；左右掛了一副對聯，都是長安名士寫的，上書：

月移疏柳過亭影，風送梅花入席香。

正中掛了一幅丹青畫，上面擺了兩件古玩，公子三人就在此亭之上，耍了一回，敘了坐，三位纔坐下，早有酒保上來問道：“請問三位少爺點用甚麼菜？”公子道：“不用點菜。你店上有上等的名酒、時新的菜，祇管揀好的備來！”酒保答應下去，不多時，早將小菜放下，然後將酒菜、果品、牙箸，一齊捧將上來，擺在亭子上去了。三人正欲舉杯，忽見對過亭子上來了兩個人：頭一個頭戴片玉方巾，身穿大紅繡花直裰，足登朱履，腰繫絲條，後面的頭戴元色方巾，身穿天藍直裰，一前一後，走上亭子。祇見那亭中約有七八桌人見他二人來，一齊站起躬身叫道：“少爺請了！”他二人略一拱手，便在亭子口頭一張大桌子，上前坐下。你道是誰？原來前面穿大紅的就是沈太師的公子沈廷芳；後面穿天藍的，是沈府中第一個篋客，叫做錦上天，每日下午無事，便到園中散悶，他又是房東，店家又仗他的威風。沈大爺每日來熟了，這些認得他的人誰敢得罪他，故此遠遠的就請教了。

當下羅焜認得是沈廷芳，心中罵道：“好大模大樣的！”正在心裏下悅，不想沈廷芳眼快，看見了他三人，認得是羅府中的，不是好惹的，慌忙立起身來，向對過亭子上拱手道：“羅世兄。”羅燦等卻不過情面，也祇得將手拱道：“沈世兄請了，有偏了。”說罷，坐下來飲酒，並不同他交談。正是：

自古薰蕕原異器，從來冰炭不同爐。

卻說兩家公子都是在滿春園飲酒，也是該應有禍，冤家會在一處。

且言張二娘同祁子富帶領了祁巧雲，備了些香紙，叫了隻小小的游船，到庵觀寺院燒過了香，上過了墳，回來尚早，從滿春園過，一路上游船擠擠的，倒有一半是往園中看花去的。聽得人說，滿春園十分景致，不可不去玩耍，那張二娘動了興，要到滿春園看花，便向祁子富說道：“前面就是滿春園，我們帶女兒進去看看花，也不枉出來一場！”祁子富道：“園內人多，女孩兒又大了，進去不便。”張二娘道：“你老人家太固執了。自從你家祁奶奶去世了，女兒長成十六歲，也沒有出過大門，今日是燒香路過，帶他進去玩耍，也是好的。就是園內人多，有老身跟著，怕怎的？”祁子富無言回答，也是全當有事，說道：“既是二娘這等說來，且進去走走。”就叫船家把船靠岸：“我們上去看花呢！船上東西看好了，我們就來。”

當下三人上了岸，走進園門，果然是桃紅柳綠，春色可觀。三個人轉彎抹角，尋花問柳。祁巧雲先走，就從沈廷芳亭子面前走過來。那沈廷芳是好色之徒，見了人家婦女，就如蒼蠅見血的一般，但是他有些姿色的，必定要弄他到手方了。當下忙忙立起身來，伏在欄杆上，把頭向外望道：“不知是那家的，真正可愛！”稱讚不了。正是：

身歸楚岫三千丈，夢繞巫山十二峰。

話說沈公子在那裏觀看，這祁巧雲同張二娘不曾介意，也就過去了，那錦上天是個撮弄鬼，見沈廷芳這個樣子，早已解意，問道：“大爺莫非有愛花之意麼？”沈廷芳笑道：“愛也無益。”錦上天道：“這個有何難！那婦人乃是北門外開客店的張二娘，後面那人想必是他的親眷，亦不過小家之女。大爺乃相府公子，威名甚大，若是愛他，待我錦上天為媒，包管大爺一箭就中。”沈廷芳大喜道：“你若代我做妥了這個媒，我同父親說說，一定放個官兒你做。”

那錦上天好不歡喜，慌忙走下亭子來，將祁子富肩頭一抬道：“老丈請了。”那祁子富回頭見一個書生模樣，回道：“相公請了。”當下二人通了名姓。那錦上天帶笑問道：“前面同張二娘走的那位姑娘是老丈的甚麼人？”祁子富道：“不敢，就是小女。”錦上天道：“原來是令愛，小生倒有一頭好親來與姑娘作伐。”祁子富見他出言冒失，心中就有些不悅，回頭便說道：“既蒙見愛，不知是甚麼人家？”這錦上天說出這個人來，祁子富不覺大怒，正是：

滿面頓生新怒氣，一心提起舊冤讎。

不知後面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